

1

CHINESE - 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DEPOSITED B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  
MAR 19 1935

T 9299 / 6144



十三經類語

一函

十三經類語

弘遠堂藏板

十三經類語序

鼎湖施先生曩有五經類語予  
讀而哂之謂五經義旨與衍弘  
淡非若後世文字可以簡擇去  
取也漢魏以來儒賢輩出攷異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訂全剏原繹旨石渠白鹿之中  
代不卞數十人究不過註之疏  
之傳之已耳未或有損益而竄  
易之矧復摘句截章區分類別  
乎縱比附精當與經義不坐河

漢要之割裂具文破碎大衛於  
子長之所以見非夏侯氏則弋  
也既而夏思當今  
朝重兼經士敦古學彼天資清  
妙者目數行卞即漁獵子史出

十三經原序  
入百家了不為難若夫中材次  
士窮年矻矻攻治弋經猶或未  
窺凡槩苟得是編讀之弋卷之  
中五經具列弋類之內事理兼  
該無誦習之煩而有博洽之譽

其裨益來學又寧淺鮮也哉因  
於暇日取弋弋經廣之補畧訂  
訛凡幾閱而始竣既竣弋再讀  
之徧自笑曰又豈乎哉士君子  
立言垂世上之羽翼聖賢次之

經理國是至於尋章摘句為後  
 進資糧亦甚庸上不足述也  
 中窺日蓋為南人學問解嘲耳  
 清妙之立衷懷曠衍寧不以是  
 為譚柄為詆藉耶顧予笑鼎湖

而復繼為之天下人恐未盡而  
 遍讀也夏候氏之譏余知其殆  
 階永矣錄置之笥計式有餘歲  
 適東觀主人自浙臨下榻投歡  
 共數晨夕緡得之狂喜請梓且

索序與再予無以謝却瀕行漫  
為書皆丙子秋月也

豫章羅萬藻撰

重刻十三經類詁序

余生平不貴玩好獨于

聖賢經籍覺有偏嗜往

曾恪遵

聖諭遣人自江南印造

御纂經書全唐詩等刻得  
織造府所藏五經四書經  
解共一百四十餘種其卷帙之

富幾與廿一史等浩浩乎一

代之盛業也嗣天從長安

碑洞榻得唐貞觀時十三

經石刻命工補緝裝潢成



帖百有二十餘卷亦足吾闕  
中墨寶較勝於琬琰洪璧  
多矣惜其祇有白父思欲得  
宋板註疏一部以慰余好古之

心柰在遠年湮杳不可得得  
明時汲古閣刻其校刊之精工  
不亞宋板藏之家中俾子若  
孫各治一經者有以互相考訂

焉適一友人持十三經類語一  
函見惠啓視之乃豫章羅  
父止先生所輯條分縷晰詮  
釋精當為卷一十有四為類

百三有奇觀其語以類聚目  
以羣不讀之者既不苦其  
浩繁抑亦便於參稽真所  
謂約諸經之旨而成書者

也。因嘆前賢何其勞心斯道而貽後人以逸歟。夫古之時經五而已。至唐復之以八。並稱爲十三經。

凡以爲學。日用尋常。必不可少之書也。願窮鄉僻壤之士。矻矻一經。尚不能致安得兼之。即有力

可兼致矣而其才其智未  
 必能遍及也今此書于諸  
 經之散布者統會之廣  
 博者節取之則用力少而

成功多人、可致亦人、亦  
 讀有裨於窮經之實用  
 不存乎通經之虛名猶  
 得疑其割裂議其掛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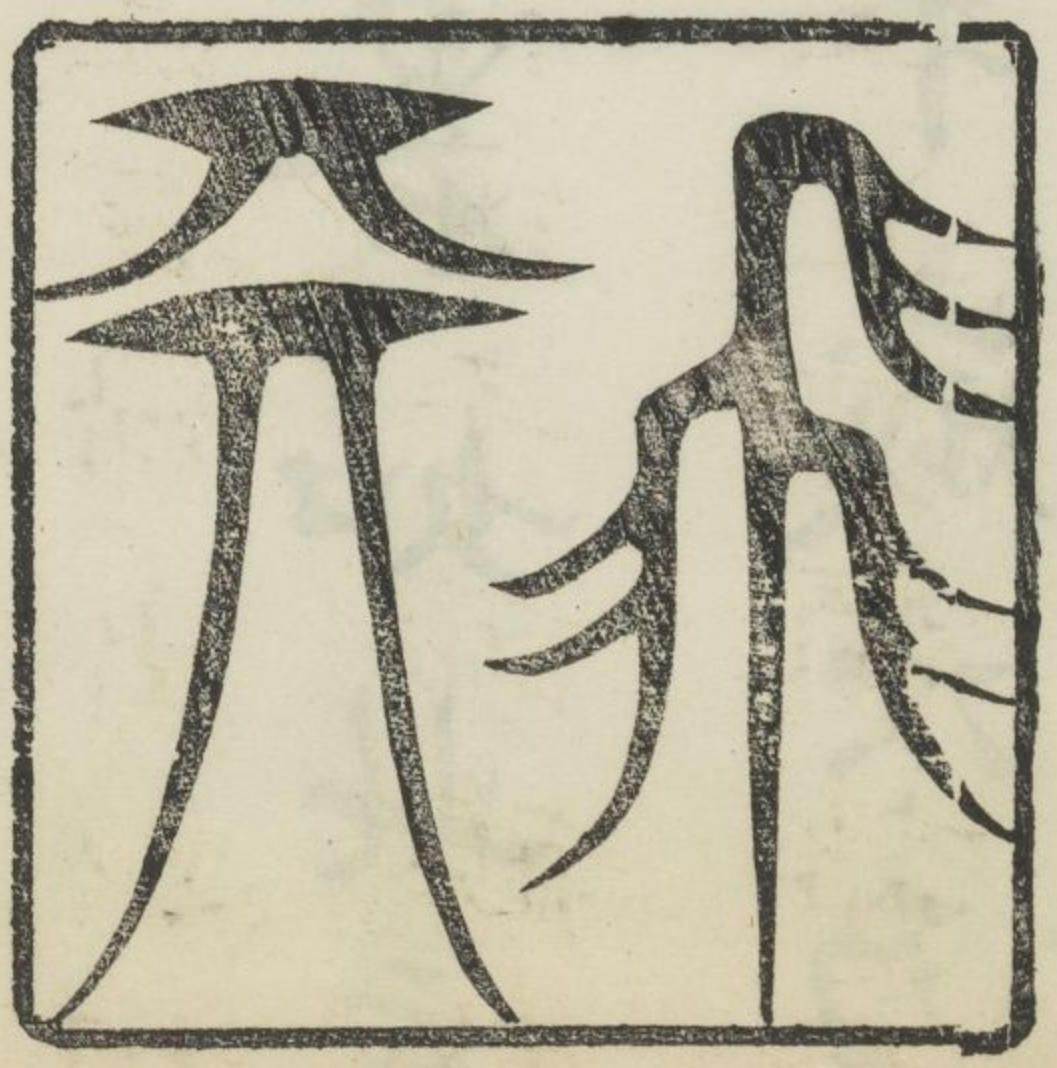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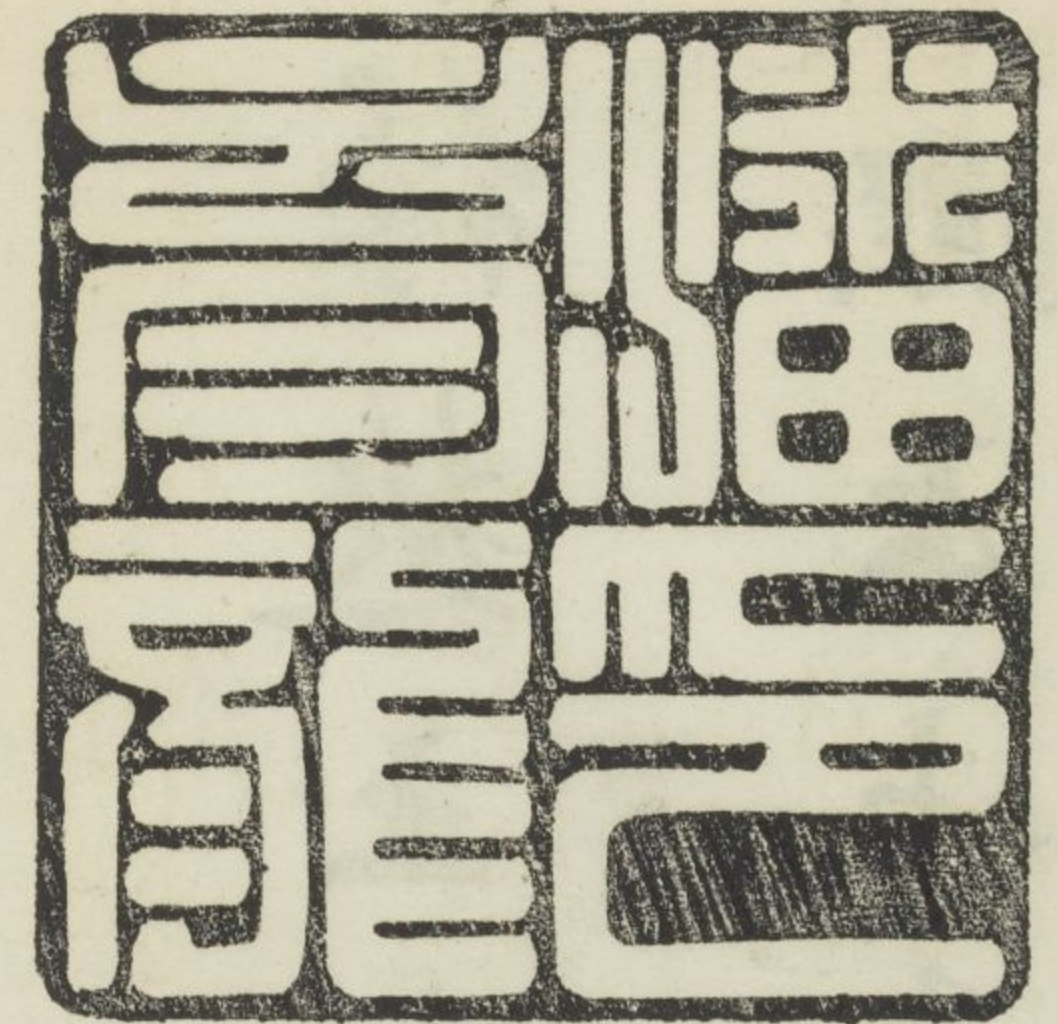
乎因重梓之匪曰掠美不  
過用廣其傳以誨後學  
耳苟讀之而有得欲考其  
原本則全經其在豈以此

困其身目心思也耶為誌  
其緣起之大畧如此云

康熙五十五年歲次丙申

秋八月書

教文潘育龍撰



紀略

一是集孺侗何子游江右歸出以相示  
 云得之文止先生笥珍予諦觀教過  
 約略似鼎湖施先生五經類語而取  
 事微詞簡核精當俾閱者覩指識歸  
 殆又過之嘆其嘉惠後學良深且厚

十三經類言卷四  
第惜中未加註賽裳問渡猶未免有  
望洋之嘆因取註疏大全及諸集註  
為之句櫛字比以期意明理達而止  
稿凡三易具有苦心至集中去取大  
凡條列如左亦以予閱時之所會心  
不敢不以告之同人也

一五經多屬事實截取其語分類易當  
周易獨假象形理稽實待虛據辭則  
失經意據則辭又或不倫唯此辭意  
兩安庶無裂膚之病  
一尚書皆帝王實蹟治法典要故多入

君臣政治中

一毛詩序註各異古今援引又復不同  
今所類者半從註半從序蓋亦讀者  
斷章效左氏之法耳

一春秋左傳徵事公穀例斷胡傳不列  
十三經中今則四傳皆輯以備大觀  
且附入國語以佐左傳之所未備

一儀禮皆儀文度数也不便記誦且有  
戴記為之註疏故所錄者戴記多儀  
禮少至大戴禮漢初與小戴並尊各  
有博士傳習故亦附入

一周禮語句古奧事類瑣屑非句解字  
詁不能通也故其註獨煩而質



一論語孟子學人童而習之不復贅入  
一孝經爾雅書頗簡少孝經多屬孝弟  
故不入他類中間有數語分出亦權  
宜耳非必其大意然也爾雅本諸經  
訓詁不堪摘取故采其最者錄之不  
能多入

一經學之興始於漢而十三經註疏定  
於唐其間源流意旨授受廢興悉備  
於諸儒序論中且皆漢唐晉魏人手  
筆其玄風雋旨可誦也故悉錄於後  
以為學者考鏡之林採摭之藉焉

庚辰夏日明湖魯重民識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詩經', '書經', '春秋', '公羊傳', and '易經']*

十三經書目

易經

書經

詩經

春秋左傳

公羊傳

書目  
一  
穀梁傳

禮記

儀禮

周禮

論語

孟子

孝經

爾雅

附輯

胡傳

國語

大戴禮

書目

十三  
孟子

書目

十三經類語總目

卷之一

君臣類

君德類

君道類

德範類

敬天類

法祖類

正位類

敬勤類  
君鑒類

卷之二

臣道類

盡職類

輔導類

臣鑒類

父子類

國胤類

卷之三

作述類

兄弟類

孝弟類

夫婦類

婦道類

妾媵類

貞淫類

卷之三

立教類

聖學類

學脩類

道德類

經學類

言行類

威儀類

齊家類

卷之四

治道類

政體類

功業類

治化類

更化類

治曆類

順時類

詔令類

卷之五

木賤

設官類

選舉類

任人類

尊賢育才類

好惡類

聽言類

去邪類

聖讒類

君民類

卷之六

仁民類

愛物類

力役類

經國類

封建類

朝巡類

尊王類

侯度類

聘享類

交鄰類

會盟類

馭夷類

柔遠類

卷之七

禮類

禮儀類

樂類

樂器類

舞歌類

禮樂類

卷之八

征伐類

兵法類

兵威類

兵器類

田獵類



偃武類 附黷武

爵賞類 附諡法

刑訟類

刑賞類

卷之九

財賦類

治地類

農桑類 附耕籍

市法類

卷之十

豐荒類

守備類

畜牧類

冠義類

婚姻類

喪葬類

祭義類

祭法類

祭器類

養老類

燕飲類

飲食類

射義類

卷之十一

名器類

營建類

學校類

車服類

器用寶玉類

貨利類

廢立類

刑殺類

弑逆類

治亂興亾類

卷之十二

戒慎類

持盈類

謙抑類

儉侈類

謹幾類

疑信類

人品類

類從類

福慶類

通塞類

卷之十三

處事類

施報類

卜筮類

占夢類

世法類

接人類

操守類

養道類

困屈類

才藝類

傷時類

愛慕類

憂怨類

懷思類

卷之十四

天地類

天道類

天文類  
附五行

地道類  
附地利

天人類

鬼神類

災祥類

十三經序論選目

易經

莫都

何兆聖大生

輯

易序

程頤願

周易正義序

孔穎達

程傳序

程頤願

傳易之人

易畧例

王弼

書經

尚書正義序

孔穎達

尚書註疏序

孔安國

詩經

詩大序

卜子夏

詩譜序

毛詩正義序

孔穎達

春秋

春秋左傳註序

杜預

春秋正義序

孔穎達

春秋公羊註疏序

何休

春秋穀梁註疏序

范甯

禮記

禮記正義序

孔穎達

周禮興廢論

儀禮註疏序

賈公彥

論語

論語序解

何晏

孟子

孟子正義序

孫奭

孝經

孝經註疏序

溥注

爾雅

爾雅註疏序

郭璞

附

十三經註疏序

瞿景淳

易序

程頤藏印

易之為書。卦爻彖象之義備。而天地萬物之情見。聖人之憂天下。來世其至矣。先天下而開其物。後天下而成其務。是故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順性命之理。盡變化之道也。散之在理。則有萬殊。統之在道。則無二致。所以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道也。兩儀者陰陽也。陰陽一道也。太極無極也。萬物之生。負陰而抱陽。莫不有太極。莫不有兩儀。細緼交感。變

化不窮。形一受其生。神一發其智。情偽出焉。萬緒起焉。易所以定吉凶而生大業。故易者陰陽之道也。卦者陰陽之物也。爻者陰陽之動也。卦雖不同。所同者奇偶。爻雖不同。所同者九六。是以六十四卦為其體。三百八十四爻互為其用。遠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暫於瞬息。微於動靜。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義焉。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無不包。其用至神而無不存。時固未始有一。而卦未始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窮。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時而索卦。則拘於

無變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非易也。知所謂卦爻彖象之義。而不知有卦爻彖象之用。亦非易也。故得之於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然後可以謂之知易也。雖然。易之有卦。易之已形者也。卦之有爻。卦之已見者也。已形已見者。可以言知。未形未見者。不可以名求。則所謂易者。果何如哉。此學者所當知也。



周易正義序

孔穎達

夫易者象也。爻者效也。聖人有以仰觀俯察象天地而育羣品。雲行雨施。效四時以生萬物。若用之以順。則兩儀序而百物和。若行之以逆。則六位傾而五行亂。故王者動必則天地之道。不使一物失其性。行必協陰陽之宜。不使一物受其害。故能彌綸宇宙。酌酢神明。宗社所以無窮。風聲所以不朽。非夫道極玄妙。孰能與於此乎。斯乃乾坤之大造。生靈之所益也。若夫龍出於河。則八卦宣其象。麟傷於澤。則十翼彰其

用業資凡聖。時歷三古。及秦亾金鏡。未墜斯文。漢理珠囊。重興儒雅。其傳易者。西都則有丁孟京田。東都則有荀劉馬鄭。大體更相祖述。非有絕倫。唯魏世王輔嗣之注。獨冠古今。所以江左諸儒。並傳其學。河北學者。罕能及之。其江南義疏。十有餘家。皆辭尚虛玄。義多浮誕。原夫易理難窮。雖復玄之又玄。至於垂範作則。便是有而教有。若論住內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說。斯乃義涉於釋氏。非為教於孔門也。既背其本。又違於注。至若復卦云。七日來復。並解云。七日當為

七月。謂陽氣從五月建午而消。至十月建子始復。所歷七辰。故云七月。今案輔嗣注云。陽氣始剥盡。至來復時。凡七日。則是陽氣剥盡之後。凡經七日始復。但陽氣雖建午始消。至建戌之月。陽氣猶在。何得稱七月來復。故鄭康成引易緯之說。建戌之月。以陽氣既盡。建亥之月。純陰用事。至建子之月。陽氣始生。隔此純陰一卦。卦主六日。七分舉其成數言之。而云七日來復。仲尼之緯分明。輔嗣之注若此。康成之說遺跡可尋。輔嗣注之於前。諸儒背之於後。考其義理。其可

通乎。又蠱卦云。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輔嗣注云。甲者創制之令。又若漢世之時。甲令乙令也。輔嗣又云。令洽乃誅。故後之三日。又與卦云。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輔嗣注云。申命令謂之庚。輔嗣又云。甲庚皆申命之謂也。諸儒同於鄭氏之說。以爲甲者宣令之日。先之三日而用辛也。欲取改新之義。後之三日而用丁也。取其丁寧之義。王氏注意本不如此。而又不顧其注。妄作異端。今旣奉勅刪定。考察其事。必以仲尼爲宗。義理可詮。先以輔嗣爲本。去其華而取其實。欲使信

而有徵。其文簡其理約。寡而制衆。變而能通。庶望上禪聖道。下益將來。故序大略附之。卷首爾。

周易程子傳序

程頤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一有餘字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占其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

十三經序選  
八  
亾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所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田辭以得其意。則在乎人焉。

傳易之人

孔子既作十翼。易道大明。自商瞿以後。傳授不絕。案儒林傳云。商瞿子木。本授易於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河子莊。及秦燔書。易爲卜筮之書。獨得不禁。故傳授者不絕。漢興田何授東武王同子中。及雒陽周王孫。梁人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數篇。同授菑川楊何字叔元。叔元傳京房。京房傳梁丘賀。賀授子臨。臨授御史大夫王駿。其後丁

寬又別授田王孫。孫授施肇。肇授張禹。禹授彭宣。此  
前漢大略傳授之人也。其後漢則有馬融。荀爽。鄭玄。  
劉表。虞翻。陸績等。及王輔嗣也。

易略例

明彖

王弼

夫彖者何也。統論一卦之體。明其所由之王者也。夫  
衆不能治衆。治衆者至寡者也。夫動不能制動。制天  
下之動者。貞夫一者也。故衆之所以得咸存者。主必  
致一也。動之所以得咸運者。原必無二也。物无妄然  
必由其理。統之有宗。會之有元。故繁而不亂。衆而不  
惑。故六爻相錯。可舉一以明也。剛柔相乘。可立主以  
定也。是故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莫之備

矣。故自統而尋之物。雖衆則知可以執一御也。由本以觀之。義雖博則知可以一名舉也。故處璇璣以觀大運。則天地之動未足恠也。據會要以觀方來。則六合輻輳未足多也。故舉卦之名義有主矣。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夫古今雖殊。軍國異容。中之爲用。故未可遠也。品制萬變。宗主存焉。彖之所尚。斯爲盛矣。夫少者多之所貴也。寡者衆之所宗也。一卦五陽而一陰。則一陰爲之主矣。五陰而一陽。則一陽爲之主矣。夫陰之所求者陽也。陽之所求者陰也。陽苟一焉。五陰何得不同而歸之。陰苟隻焉。五陽何得不同而從之。故陰爻雖賤。而爲一卦之主者。處其至少之地也。或有遺爻而舉二體者。卦體不由乎爻也。繁而不憂亂。變而不憂惑。約以存博。簡以濟衆。其唯彖乎。亂而不能惑。變而不能渝。非天下之至蹟。其孰能與於此。故觀彖以斯義可見矣。

明爻通變

夫爻者何也。言乎變者也。變者何也。情僞之所爲也。夫情僞之動。非數之所求也。故合散屈伸與體相乖。

形跡好靜。質柔愛剛。體與情反。質與願違。巧歷不能定其筭數。聖明不能爲之典要。法制所不能齊。度量所不能均也。爲之乎。豈在夫大哉。陵三軍者。或懼於朝廷之儀。暴威武者。或困於酒色之娛。近不必比。遠不必乖。同聲相應。高下不必均也。同氣相求。體質不必齊也。召雲者龍。命呂者律。故二女相違而剛柔合體。隆墀永嘆。遠壑必盈。投戈散地。則六親不能相保。同舟而濟。則胡越何患乎異心。故苟識其情。不憂乖遠。苟明其趣。不煩疆武。能說諸心。能研諸慮。睽而知

其類異而知其通。其唯明爻者乎。故有善邇而遠至。命宮而商應。修卜而高者降。與彼而取此者服矣。是故情僞相感。遠近相追。愛惡相攻。屈伸相推。見情者獲直往則違。故擬議以成其變化。語成而後有格。不知其所以爲主。鼓舞而天下從。見乎其情者也。是故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無體。一陰一陽而無窮。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哉。是故卦以存時。爻以示變。

明卦適變通爻



夫卦者時也。爻者適時之變者也。夫時有否泰。故用有行藏。卦有小大。故辭有險易。一時之制。可反而用也。一時之吉。可反而凶也。故卦以反對。而爻亦皆變。是故用無常道。事無軌度。動靜屈伸。故名其卦。則凶吉從其類。存其時。則動靜應其用。尋名以觀其吉凶。舉時以觀其動靜。則一體之變。由斯見矣。夫應者同志之象也。位者爻所處之象也。承乘者逆順之象也。遠近者險易之象也。內外者出處之象也。初上者終始之象也。是故雖遠而可以動者。得其應也。雖險而

可以處者。得其時也。弱而不懼於敵者。得所據也。憂而不懼於亂者。得所附也。柔而不憂於斷者。得所鄉也。雖後而敢爲之先者。應其始也。物競而獨安靜者。要其終也。故觀變動者。存乎應。察安危者。存乎位。辯順逆者。存乎承。乘明出處者。存乎內外。近遠終始。各存其會。辟險尚遠。趨時貴近。比復好先。乾壯惡首。明夷務闇。豐尚光大。吉凶有時。不可犯也。動靜有適。不可過也。犯時之忌。罪不在大。失其所適。過不在深。動天下。滅君主。而不可危也。侮妻子。用顏色。而不可易。

也。故當其列貴賤之時。其位不可犯也。遇其憂悔吝之時。其介不可慢也。觀爻思變。變思盡矣。

### 明象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言主於象。故可尋言以觀象。象主於意。故可尋象以觀意。意以象盡。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猶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也。然則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

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於意而存象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於象而存言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則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盡意。而象可忘也。重畫以盡情。而畫可忘也。是故觸類可為其象。合義可為其徵。義苟在健。何必馬乎。類苟在順。何必牛乎。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為牛。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為馬。而或者定馬於乾。案文責卦。有馬無乾。則偽說滋蔓。難可紀矣。互體不足。遂及卦變。變又不

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彌甚。縱復或值。而義無所取。蓋存象忘意之由也。忘象以求其意。義斯見矣。

尚書正義序

孔穎達

夫書者人君辭誥之典。右史記言之策。古之王者。事總萬機。發號出令。義非一揆。或設教以馭下。或展禮以事上。或宣威以肅震曜。或敷和而散風雨。得之則百度惟貞。失之則千里斯謬。樞機之發。榮辱之主。絲綸之動。不可不慎。所以辭不苟出。君舉必書。欲其昭法誠。慎言行也。其泉源所漸。基於出震之君。黼藻所彰。郁乎如雲之后。勳華揖讓。而典謨起。湯武革命。而誓誥興。先君宣父。生於周末。有至德而無至位。修聖

道以顯聖人。芟煩亂而翦浮辭。舉宏綱而撮機要。上斷唐虞。下終秦魯。時經五代。書總百篇。採翡翠之羽毛。拔犀象之牙角。罄荆山之石。所得者連城。窮漢水之濱。所求者照乘。巍巍蕩蕩。無得而稱。郁郁紛紛。於斯爲盛。斯乃前言往行。足以垂法將來者也。暨乎七雄已戰。五精未聚。儒雅與深。穿同理。經典共積。薪俱燎。漢氏大濟區宇。廣求遺逸。採古文於金石。得今書於齊魯。其文則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則兩漢亦所不行。安國註之。實遭巫蠱。遂寢

而不用。歷及魏晉。方始稍興。故馬鄭諸儒。莫覩其學。所註經傳。時或異同。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於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然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弘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江左學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爲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彪。顧彪。劉焯。劉炫等。其諸公旨趣。多或因循。怙釋註。文義皆淺略。惟劉焯。劉炫。最爲詳雅。然焯乃識綜經文。穿鑿孔穴。詭其新見。異彼前儒。非險而更爲險。無義而更生義。竊以古人言詰。惟在

十三經序邊  
近情。雖復時或取象。不必辭皆有意。若其言必託數。經悉對文。斯乃鼓心浪於平流。震驚颯於靜樹。使教者煩而多惑。學者勞而少功。過猶不及。良爲此也。

尚書註疏序

孔安國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藉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與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卽謂上世帝

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芟。夷煩亂。翦絕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

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尙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盤庚二篇合爲一。

十三經序選  
康五之誥合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認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旣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昭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詩序

卜子夏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

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變。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以風其上。達於四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詩譜序

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  
時有亾。載籍亦蔑云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  
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有夏承之。篇章泯  
棄。靡有孑遺。邇及商王。不風不雅。何者。論功頌德。所  
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於其黨。則  
爲法者彰顯。爲戒者著明。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  
阻饑。茲時乃粒。自傳於此名也。陶唐之末。中葉公劉。  
亦世修其業。以明民共財。至於太王王季。克堪顧天。

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讚亨。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邴不尊賢。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衆國紛然。刺怨相尋。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

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以為勸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弘福如彼。若違而弗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夷厲已上。數歲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於力則鮮。於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樂於是與。

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雖無為而自發。乃有益於生靈。六情靜於中。百物盪於外。情緣物動物。感情遷。若政遇醇和。則歡娛被於湖野。時當慘黷。亦怨刺形於詠歌。作之者所以暢懷舒憤。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止。發諸情性。諧於律呂。故曰感天地動鬼神。莫近於詩。此乃詩之為用。其利大矣。若夫哀樂之起。冥於自然。喜怒之端。非由人事。故燕雀表啁噍之感。鸞鳳有歌舞之容。然則詩理之先。同夫開闢。詩

毛詩正義序

孔穎達

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雖無為而自發。乃有益於生靈。六情靜於中。百物盪於外。情緣物動物。感情遷。若政遇醇和。則歡娛被於湖野。時當慘黷。亦怨刺形於詠歌。作之者所以暢懷舒憤。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止。發諸情性。諧於律呂。故曰感天地動鬼神。莫近於詩。此乃詩之為用。其利大矣。若夫哀樂之起。冥於自然。喜怒之端。非由人事。故燕雀表啁噍之感。鸞鳳有歌舞之容。然則詩理之先。同夫開闢。詩

迹所用。隨運而移。上皇道質。故諷諭之情寡。中古政繁。亦謳歌之理切。唐虞乃見其初。羲軒莫測其始。於後時經五代。篇有三十。成康沒而頌聲寢。陳靈興而變風息。先君宣父。釐正遺文。緝其精華。褫其煩重。上從周始。下暨魯僖。四百年間。六詩備矣。卜商闡其業。雅頌與金石同和。秦正燎其書。簡牘與煙塵共盡。漢氏之初。詩分爲四。申公騰芳於鄢郢。毛氏光價於河間。貫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晉宋二蕭之世。其道大行。齊魏兩河之間。斯風不墜。其近代爲義

疏者。有全綏。何胤。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等。然焯炫並聰穎特達。文而又儒。擢秀幹於一時。騁絕轡於千里。固諸儒之所揖讓。日下之無<sub>二</sub>於其所作疏內。特爲殊絕。今奉勅刪定。故據以爲本。然焯炫等負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或應略而反詳。或宜詳而更略。準其繩墨。差忒未免。勘其會同。時有顛躓。今則削其所煩。增其所簡。唯意存於曲直。非有心於愛憎云。

春秋序

杜預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檇杙。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

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註，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

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

十三經序選  
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卽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亾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日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避。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污。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

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忘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於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論。皆不其然。荅曰。春秋皆以字爲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爲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

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  
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端修丘明之傳以擇經。  
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  
正褒貶。簡二傳以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  
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  
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未有頽子嚴者。雖  
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頽之違以見同異。分  
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  
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爲部。

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  
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  
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仲尼自衛反魯。  
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  
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  
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荅曰。異  
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  
本意也。嘆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  
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



十三經月選  
三  
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荅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胤祚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採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卽平王也。所用之歷。卽周正也。所稱之公。卽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

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詞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旣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爲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

道窮亦無取焉。

春秋正義序

孔穎達

夫春秋者紀人君動作之務。是左史所職之書。王者統三才而宅九有。順四時而治萬物。四時序則玉燭調於上。三才協則寶命昌於下。故可以享國永年。令聞長世。然則有爲之務。可不慎與。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則必盡其敬。戎則不加無罪。盟會協於禮。興動順其節。共則貶其惡。得則褒其善。此春秋之大旨。爲皇王之明鑒也。若夫三始之目。章於帝軒。六經之道。光於禮記。然則此書之發。其來尚矣。但年祀緜邈。無

得而言。暨乎周室東遷。王綱不振。楚子北伐。神器將移。鄭伯敗王於前。晉侯請隧於後。竊僭名號者。何國不然。崑行征伐者。諸侯皆是。下陵上替。內叛外侵。九域騷然。三綱遂絕。夫子內韞大聖。逢時若此。欲垂之以法。則無位。正之以武。則無兵。賞之以利。則無財。說之以道。則不用。虛歎銜書之鳳。乃似喪家之狗。旣不救於已往。冀垂訓於後昆。因魯史之有得失。據周經以正褒貶。一字所嘉。有同華袞之贈。一言所黜。無異蕭斧之誅。所謂不怒而人威。不賞而人勸。實永世而

作則。歷百王而不朽者也。至於秦滅典籍。鴻猷遂寢。漢德旣興。儒風不泯。其前漢傳左氏者。有張蒼賈誼尹成劉歆。後漢有鄭衆賈逵服虔許惠卿之等。各爲詁訓。然雜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此乃以冠雙屨。將絲綜麻。方鑿圓柄。其可入乎。晉世杜元凱。又爲左氏集解。崑取丘明之傳。以釋孔氏之經。所謂子應乎母。以膠投漆。雖欲勿合。其可離乎。今校先儒優劣。杜爲甲矣。故晉宋傳授。以至於今。其爲義疏者。則有沈文何蘇寬劉炫。然沈氏於義例粗可。於經傳極踈。蘇氏

則全不體本文。唯旁攻賈服言後之學者。鑽仰無成。劉炫於數君之內。實爲翹楚。然聰惠辯博。固亦罕儔。而探賸鉤深。未能致遠。其經注易者。必具飾以文辭。其理致難者。乃不入其根節。又意在矜伐。性好非毀。規杜氏之失。凡一百五十餘條。習杜義而攻杜氏。猶蠹生於木而還食其木。非其理也。

春秋公羊註疏序

何休

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恠之論說者。多惑致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其勢雖間。不得不廣。是以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時。加釀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爲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記也。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爲公羊可奪。左氏可興。恨先師觀聽不央。多隨二創。此世

十三經片選  
之餘事。斯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余竊悲  
之久矣。往者略依胡母生條例。多得其正。故遂隱括  
使就繩墨焉。

春秋穀梁註疏序

范甯

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紐。禮壞樂崩。彝倫攸斁。弑逆篡  
盜者。國有。滯縱破義者。比肩。是以妖災因釁而作。民  
俗染化而遷。陰陽爲之愆度。七曜爲之盈縮。川岳爲  
之崩竭。鬼神爲之疵厲。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  
作。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夫婦之道絕。則谷風  
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張。君子之路塞。則  
白駒之詩賦。天垂象見吉凶。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  
戒慎厥行。增修德政。蓋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履霜堅

十三經序選  
三  
冰所由者漸。四夷交侵。華戎同貫。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亾。朱干設而君權喪。下陵上替。僭逼理極。天下蕩蕩。王道盡矣。孔子觀滄海之橫流。廼喟然而嘆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喪。興之者在已。於是就大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修春秋。別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於時則接乎隱公。故因苑以託始。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舉得

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拯頹綱以繼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既弘麟感化而來應。因事備而終篇。故絕筆於斯年。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春秋之傳有三。而爲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蓋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鬻拳兵諫爲愛

十三經序選  
君。文公納幣爲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爲尊祖。不納子糾爲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妾母稱夫人爲合正。以兵諫爲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爲用禮。是君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爲尊祖。是爲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爲內惡。是仇讐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闕也。以妾母爲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強通者也。凡傳以通經爲主。經以必當爲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旣不

俱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絕。擇善靡從。庸得不並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於希通哉。而漢興以來。瓌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紛錯。準裁靡定。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石渠分爭之說。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繼之辨訥。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嘆息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升平之末

歲次大梁先君北蕃迴軫頓駕於吳乃帥門生故吏我兄弟子侄研講六籍次及三傳左氏則有服杜之注公羊則有何嚴之訓釋穀梁傳者雖近十家皆膚淺末學不經師匠辭理典據既無可觀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傳文義違反斯害也已於是乃商略名例敷陳疑滯博示諸儒同異之說昊天不弔太山其頽匍匐墓次死亾無日日月逾邁跂及視息乃與二三學士及諸子弟各記所識并言其意業未及終嚴霜夏墜從弟彫落二子泯沒天實喪予何痛如之今撰

諸子之言各記其姓名名曰春秋穀梁傳集解



禮記正義序

孔穎達

夫禮者經天緯地。本之則太一之初。原始要終。體之  
 乃人情之欲。夫人上資六氣。下乘四序。賦清濁以醇  
 醜。感陰陽而遷變。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  
 動。性之欲也。喜怒哀樂之志。於是平生。動靜愛惡之  
 心。於是乎在。精粹者雖復凝然不動。浮躁者實亦無  
 所不為。是以古先聖王。鑒其若此。欲保之以正直。納  
 之於德義。猶襄陵之浸。修隄防以制之。要方用切駕之  
 馬。設銜策以驅之。故乃上發圓象。下參方載。道之以

德。齊之以禮。然飛走之倫。皆有懷於嗜慾。則鴻荒之世。非無心於性情。燔黍則大享之濫觴。土鼓乃雲門之拳石。冠冕飾於軒初。玉帛朝於虞始。夏商革命。損益可知。文武重光。典章斯備。洎乎姬旦。負屣臨朝。述曲禮以節威儀。制周禮而經邦國。禮者體也。履也。郁郁乎文哉。三百三千。於斯為盛。綱紀萬事。彫琢六情。非彼日月。照大明於寰宇。類此松筠。負貞心於霜雪。順之則宗社固。社稷寧。君臣序。朝廷正。逆之則紀綱廢。政教煩。陰陽錯於上。人神怨於下。故曰。人之所生。

禮為大也。非禮無以事天地之神。辨君臣長幼之位。是禮之時義大矣哉。暨周昭王南征之後。彝倫漸壞。彗星東出之際。憲章遂泯。夫子雖定禮正樂。頹綱暫理。而國異家殊。異端並作。畫蛇之說。文擅於縱橫。非馬之談。辯離於堅白。暨乎道喪兩楹。義乖四術。上自游夏之初。下終秦漢之際。其間岐塗詭說。雖紛然競起。而餘風曩烈。亦時或獨存。於是博物通人。知今温古。考前代之憲章。參當時之得失。是以所見各記舊聞。錯摠鳩聚。以類相附。禮記之目。於是乎在。去聖愈

遠。異端漸扇。故大小二戴。共氏而分門。王鄭兩家。同經而異注。爰從晉宋。逮於周隋。其傳禮業者。江左尤盛。其爲義疏者。南人有賀循。賀瑒。庾蔚。崔靈恩。沈重。宣皇甫侃等。北人有徐道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等。其見於世者。唯皇熊二家而已。熊則違背本經。多引外義。猶之楚而北行。馬雖疾而去逾遠矣。又欲釋經文。唯聚難義。猶治絲而棼之。手雖繁而絲益亂也。皇氏雖章句詳。正微稍繁。廣又旣遵。鄭氏乃時乖。鄭義此是木落不歸其本。狐死不首其丘。此皆二家之弊。未爲得也。然以熊比皇。皇氏勝矣。

周禮

申時行

自漢除挾書。齊魯諸儒。執經競進。傳儀禮者。始於高堂生。傳大戴禮者。始於瑕丘蕭奮。周禮之書未出也。河間獻王得諸李氏。而因以上諸秘府。維時學官博士。顓門持業。非其師說。不稱。而警然求所以相勝。一有異聞。隨聲群詆。漢武帝以為瀆亂不經之書。蓋諸儒之說誤之也。自劉歆好之。賈鄭父子習而宗之。其說遂稍傳於世。至王仲淹氏曰。周禮其敵於天命乎。朱仲晦氏曰。周官布濩周密。乃姬公運用天理之書。

蓋至是而其論始定矣。然六官之中。惟冬官缺焉。河  
間獻王補之。以考工記取工匠器械之事。與治教政  
刑躋而竝列。遂使其書不信於天下。故世儒訛之曰。  
累周禮者。劉德也。非此之謂耶。乃潛心是經者。又網  
羅遺失。探討尋繹。各以意見爲之說。宋葉時之補。亾  
元吳澄之考說。其最著者也。時之言曰。秋官有典瑞。  
夏官有量人。天官有梁人。地官有鼓人。以至巾車司  
裘司弓矢之職。秩然具在。蓋謂冬官實未嘗亾。而散  
見於五官之中也。澄之爲書。麗內史司士於天官。麗

大司樂諸子於地官。麗封人牧人於春官。麗銜枚司  
隸於夏官。麗司獻司稽於秋官。而縣帥廛人等職。則  
以爲冬官之屬。蓋謂五官互見。而冬官未嘗缺也。王  
葉氏之說。則冬官獨端。而五官反淆。王吳氏之說。則  
銓次失倫。而意義乖析。矧俞廷椿之復古編。王次點  
之訂義。丘吉甫之全書。紛紜錯綜。莫知所適。與之論  
議。其不爲聚訟者。幾希矣。此愚之所未解也。夫詩書  
六藝之教。必折衷於孔氏矣。孔氏之作春秋也。終於  
獲麟。距隱桓之世。未甚遠也。甲戌巳丑。夏五。紀子伯

之訛。皆因之而不改。故其言曰。多聞闕疑。又曰。蓋有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六經自秦火以後。書亾四十。三篇。二雅各亾其六篇。於聖人之經。則何嘗有所損哉。孟氏之言。班爵祿曰。其詳不可得而聞也。班固之論禮經。以爲自孔子時而不具也。諸儒生於數千載之下。乃欲掇已去之藉。輯煨燼之餘。而以已意爲之。傳會。是以智有加於孔孟。然則聖人之經。終不可明乎。蓋聖人之經。聖人之心爲之也。嘗觀周禮一書。纖悉具備。自天官太宰。以逮於薙氏柞氏。自八典八則。

以逮於草木昆虫。品式條貫。布濩流行。而淵然盎然者。實充塞於其間。饜羞至瑣也。何與。天官鉅細一也。內政至密也。何與。於太宰官府一也。馮相保章司天也。何與。春官天人一也。遂師司田野也。何與。於夏官兵農一也。山澤倉庾民所需也。何與。於司徒富於教一也。自姬公制作之後。習而用之者。何限。劉歆著六略。而六幹五均。託名於泉府。王介甫訓釋萬餘言。而青苗市易藉口於國服。蘇綽用其五六。而不足以治周。蘇威用其八九。而不足以治隋。彼周與隋循迹用

之。猶曰無益於治耳。劉歆。王安石。窮年矻矻。敝其精神於訓詁。而卒以其術禍天下。窮經不明之害。一至此極。乃世之稱其說者。猶紛紛而未已也。可怪也。太史公論帝德。帝系二紀曰。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而申公之授詩也。疑者則闕而弗傳。是孔氏信而好古之教也。

### 儀禮註疏序

賈公彥

竊聞道本冲虛。非言無以表其疏。言有微妙。非釋無能悟其理。是知聖人言曲事。資注釋而成。至於周禮儀禮。發源是一理。有終始。分爲二部。並是周公攝政太平之書。周禮爲末。儀禮爲本。本則難明。末便易曉。是以周禮注者。則有多門。儀禮所注。後鄭而已。其爲章疏。則有二家。信都黃慶者。齊之盛德。李孟哲者。隋曰碩儒。慶則舉大略小。經注踈漏。猶登山遠望而近不知。哲則舉小略大。經注稍周。似入室近觀而遠不

察。二家之疏。互有修短。時之所尙。李則爲先。案士冠  
三加有緇布冠。皮弁爵弁。旣冠。又著玄冠。見於君。有  
此四種之冠。故記人下陳緇布冠。委貌。周弁。以釋經  
之四種。經之與記。都無天子冠法。而李云委貌與弁  
皆天子始冠之冠。李之謬也。喪服一篇。凶禮之要。是  
以南北二家。章疏甚多。時之所以皆資黃氏。案鄭注  
喪服引禮記檀弓云。經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  
心。故爲制此服焉。則經之所作表心明矣。而黃氏妄  
云。衰以表心。經以表首。以黃氏公遠鄭注。黃之謬也。

黃李之訓。略言其一。餘足見矣。今以先儒失路。後宜  
易塗。故悉鄙情。聊裁此疏。未敢揣欲以諸家爲本。擇  
善而從。兼增已義。仍取四門助教李玄植。詳論可否。  
僉謀已定。庶可施矣。函丈之儒。青衿之俊。幸以去瑕  
取玆。得無譏焉。



論語序解

何晏

叙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太子太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賢及子立成等傳之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琅邪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故有魯論。有齊論。魯共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為宮。壞得古文論語。齊論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

論同。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爲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爲之訓說。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註。近故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爲義說。前世傳授師說。雖有異同。不爲訓解。中間爲之訓解。至於今多矣。所見不同。互有得失。今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爲改易。名曰論語集解。

孟子正義序

孫奭

夫總羣聖之道者。莫大乎六經。紹六經之教者。莫尚乎孟子。自昔仲尼旣沒。戰國初興。至化陵夷。異端竝作。儀衍肆其詭辯。楊墨飾其淫辭。遂致王公納其謀。以紛亂於上。學者循其踵。以蔽惑於下。猶泮水懷山。時盡昏墊。繁蕪塞路。孰可芟夷。惟孟子挺名世之才。秉先覺之志。拔邪樹正。高行厲辭。導王化之源。以救時弊。開聖人之道。以斷羣疑。其言精而贍。其旨淵而通。致仲尼之教。獨尊於千古。非聖賢之倫。安能至於

此乎。其書由炎漢之後。盛傳於世。爲之註者。則有趙岐。陸善經爲之音。則有張益。丁公著。陸善經已降其所訓說。雖小有異同。而共宗趙氏。惟是音釋二家。撰錄俱未精當。張則徒分章句。漏落頗多。丁氏則稍釋指歸。僞謬時有。若非再加刊正。詎可通行。臣夔前奉勅與同判國子監王旭。國子監直講馬龜符。國子學說書吳易直。馮元等。作音義二卷。已經進呈。今輒罄淺聞。隨趙氏所說。仰効先儒釋經。爲之正義。凡理有所滯。事有所遺。質諸經訓。與之增明。雖侔測至文。莫窮於奧妙。而廣傳博識。更俟於發揮云。

孝經註疏序

傳注

夫孝經者。孔子之所述作也。述作之旨者。昔聖人蘊  
 大聖德。生不偶時。適值周室衰微。王綱失墜。君臣僭  
 亂。禮樂崩頽。居上位者賞罰不行。居下位者褒貶無  
 作。孔子遂乃定禮樂。刪詩書。贊易道。以明道德仁義  
 之源。修春秋以正君臣父子之法。又慮雖知其法。未  
 知其行。遂說孝經一十八章。以明君臣父子之行所  
 寄。知其法者修其行。知其行者謹其法。故孝經緯曰。  
 孔子云。欲觀我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

十三經序選  
在孝經。是知孝經居六籍之外。乃與春秋爲表矣。先儒或云。夫子爲會參所說。此未盡其指歸也。蓋曾在七十弟子中。孝行最著。孔子乃假立會子爲請益問荅之人。以廣明孝道。既說之後。乃屬與會子。洎遭暴秦焚書。並爲煨燼。漢膺天命。復闡微言。孝經河間顏芝所藏。因始傳之於世。自西漢及魏。歷晉宋齊梁。註解之者。迨及百家。至有唐之初。雖備存秘府。而簡編多有殘缺。傳行者。唯孔安國鄭康成兩家之註。并有梁博士皇侃義疏。播於國序。然辭多紕繆。理昧精研。

至唐玄宗朝。乃詔群儒學官。俾其集議。是以劉子玄辯鄭注有十謬七惑。司馬堅斤孔註多鄙俚不經。其餘諸家註解。皆榮華其言。妄生穿鑿。明皇遂於先儒註中。採摭菁英。芟去煩亂。撮其義理。允當者。用爲註解。至天寶二年。註成頒行天下。仍自八分御札。勒於石碑。卽今京兆石臺孝經是也。

爾雅註疏序

郭璞

夫爾雅者。所以通詁訓之指歸。叙詩人之興詠。總絕代之離詞。辨同實而殊號者也。誠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學覽者之潭奧。摛翰者之華苑也。若乃可以博物。又能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莫近於爾雅。爾雅者。蓋興於中古。隆於漢氏。豹鼠既辨。其業亦顯。英儒瞻聞之士。洪筆麗藻之客。靡不欽玩。耽味為之義訓。璞不揆樛昧。少而習焉。沈研鑽極。二九載矣。雖註者十餘。然猶未詳備。竝多紛謬。有所漏略。是以復綴

集異聞。會粹舊說。考方國之語。采謠俗之志。錯綜樊  
孫博闕羣言。剗其瑕礫。舉其蕭稂。事有隱滯。援據徵  
之。其所易了。闕而不論。別爲音圖。用祛未寤。輒復擁  
篲清道。企望塵躅者。以將來君子。爲亦有涉乎此也。

十三經註疏

瞿景淳

言易。則始於田何之十二篇。傳於梁丘而未盛。至王  
弼之學。主理略數。獨觀古今。其傳遂流江左。韓康伯  
邢璣之徒。因而疏之。雜取老莊。終貽不經之誚。以至  
異端競起。學之者疑而難稽。則又何貴於疏義爲也。  
言書。則古文得之壁中。以巫蠱而復廢。至皇甫謐獨  
得其書。歷隋宋而始流江北。巢猗費彪劉焯之徒。雖  
經註釋。然旨趣多乖。終蹈淺略之弊。使人煩而多惑。  
則又何必於註釋爲也。言詩。則始於毛公。而盛於韋

賢。鄭康成爲之箋之。其宣釐正風。不可貶也。嗣後疏之者。何胤全緩輩。而惟劉焯兄弟爲殊絕。觀其秀拔一時。騁轡千里。其諸儒之所揖讓者乎。言春秋。則始於丘明。杜元凱爲之訓之。其引經明義。如子應母。不可議也。厥後疏之者。沈文河蘇寬。而惟劉炫爲最。觀其辨博罕儔。鈎深致遠。其諸子之翹楚者乎。公羊堅守何休。師之戴宏者也。膏肓之攻。厥辨已力。其師作解疑。以難賈逵之長義。惜乎持論太過。反致失據。使逵緣隙而奪之。君子有餘恨矣。穀梁集解。范甯父子

之家學也。創名例百餘條。以規諸儒同異之說。似亦爲世所重者。然學不經師。終竊二傳之緒。是安得爲通方之理乎。儀禮始於高堂生之十七篇。以授徐生。歷蕭奮後蒼。至兩戴而厥旨斯暢。鄭玄註之。賈逵疏之。至宋楊復。又爲二百一十八圖以附之。用補大禮之缺。其制精而弗漏。朱子亟稱之宜矣。周禮作於周公。經畫明備。誠哉致太平之書也。漢初無聞。至劉歆而始著。通其說者。杜氏子春也。自後冬官獨缺。而全書莫見於天下。故何休以爲戰國陰謀之書。林孝存



十三經片選  
以爲潰亂不經之說。復作十論七難以排之。不有鄭  
立篤信考古則聖經幾於熄滅矣。禮記則二戴同師  
后蒼。而共氏分門。王鄭率本二戴。而同經異說。南北  
之派。凡數十家。而表表者惟皇甫侃熊安而已。熊則  
背本經而援外義。較之皇甫近勝也。孝經倡於河間  
顏芝。而註之者凡百家。孔安國尚古文。劉炫宗之不  
改。鄭立主今文。而陸澄致訊其說不一。要之安國家  
傳之學。其庶幾也。論語一書。有古文今文之異。張禹  
兼通魯論。而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孔安國獨解魯論

而馬融爲之訓。鄭立益以齊古義說甚彰。王肅之徒  
相爲羽翼。實何晏之所宗也。孟子註於趙岐。而陸善  
經宗之。其音釋則張謚丁公著兩家。張氏徒分章句  
而遺漏頗多。丁氏稍釋旨歸。時有僞謬。惟趙爲近之  
爾雅。倡於周公。而成於子夏。誠九流之奧旨也。中道  
寢微。世罕聞之。自終軍豹鼠之辯。其書始行。郭景純  
究心一十八載。而草木魚蟲。訓詁名物。昭然具舉。考  
古之學。其彬彬焉。然當時轉相傳授。亦有自來。故宋  
儒亦多因之。若文質三統。馬融之說也。九言老變孔

頴達之說也。趙盾許世子之弑。左氏公羊之說也。河  
洛表裏之符。宗廟昭穆之數。劉歆之說也。五音六律  
十二管。還相爲宮。鄭玄之說也。是知漢儒之學。長於  
數。若儀文度數之繁。蟲魚草木之變。皆曲極其詳。其  
學也。得聖人之博。宋儒之學。邃於理。若天地陰陽之  
奧。道德性命之微。皆深究其妙。其學也。得聖人之精。  
合二者而一之。然後得聖人之全經。宋儒之學。大行  
之世。而漢儒爲世所貶。豈不深可惜哉。

類達之說也。起於許世子之獄。左氏公羊之說也。河  
洛表裏之符。宗廟昭穆之數。劉歆之說也。五音六律  
十二管。還相爲官。鄭玄之說也。是知漢儒之學。長於  
數。若儀文度數之繁。蟲魚草木之變。皆曲極其詳。其  
學也。得聖人之博。宋儒之學。遠於理。若天地陰陽之  
奧。道德性命之微。皆深究其妙。其學也。得聖人之精。  
合二者而一之。然後得聖人之全經。宋儒之學。大行  
之世。而漢儒爲世所貶。豈不深可惜哉。

